

锅粿粿情怀

■ 周建红

那天是父亲节,我一如既往地回到了娘家。吃过午饭,弟弟买回来两袋锅粿粿,我好奇地问:“为什么突然买锅粿粿吃?”他说:“今天是奶奶的生忌。”妈妈走过来,说:“先吃一袋,留一袋下午回去供奉奶奶。”我打开袋子,拿起一块品尝,这个锅粿粿只加了点葱花,是小时候最朴素的味道。因为奶奶生前最爱吃锅粿粿,所以每年到了她的生忌,家人都会买来拜祭她。

记得小时候,我也喜欢吃锅粿粿。家人喜欢在夏天下雨的天气做锅粿粿,因为下雨干不了农活,刚好可以做吃的。有一天中午,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天下起了大雨。正在睡觉的我被吵醒了,我兴高采烈地跑去奶奶的床边叫起来:“奶奶,奶奶!下雨了,奶奶做锅粿粿吃好吗?”奶奶看了看天,摸着我的头,爽快地回答:“好啊!机灵鬼。”只见她去米缸那里,舀了几升米,然后把米洗干净,放在一个桶里泡着,最后还加了几把花生。奶奶告诉我,米和花生要泡一个小时候左右,再拿去磨。我家的石磨放在门口的新屋那里。泡好米后,雨也渐渐小了,奶奶和婶婶就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磨米浆。婶婶先用清水反复把石磨洗干净,然后把米、花生和

水一起放到石磨的“眼睛”里,就开始拉起磨来。不一会儿,白花花的面粉和红红的花生就变成了粉色的米浆。我们几个孩子在一旁欢呼雀跃:很快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锅粿粿啦!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雨停了,奶奶和婶婶们终于把米浆磨好了。奶奶去房里装了满满的一瓶花生油,接着把从菜地里摘回来的葱切好,放在米浆里,最后加上几勺盐搅匀。我在一旁高兴地说:“奶奶,我来烧火吧!”奶奶笑着说:“好。”于是,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先把一小撮柴草放进灶口,接着用火柴点火,然后继续加柴,火旺起来了。奶奶急忙说:“不要烧太大火。”她一边说,一边往锅里倒花生油,锅热了,花生油“滋滋滋”地响起来。奶奶用舀水的勺子舀起一大勺米浆倒进锅里,接着用锅铲把中间的米浆铲起往锅边淋,然后盖上锅盖。“阿红,再烧两把火就可以了。”奶奶说。这时候,我已经闻到了葱花的味道。大概过了两分钟,奶奶把锅盖拿起来,然后用铲子划了几下,把锅粿粿分成好多块翻了过来。我烧完最后一把火,站在锅边直吞口水。奶奶擦了擦汗,把锅粿粿铲起来,叫我们几个孩子先吃。我夹起一块跑到

奶奶身边,说:“奶奶辛苦了,您先吃!”奶奶高兴地笑着说:“好好好,奶奶先吃一块,阿红最懂事!”弟弟妹妹们一边吃一边叫“真香”,也顾不上有多烫了,哈哈!

每次做锅粿粿,家人都会做很多,第二天可以加青菜煮着吃。煮过的锅粿粿,滑滑的,青菜汤也很鲜美,如果加点肉片或者鸡蛋就更加美味。

后来,我随爸爸出镇上读书,家里做锅粿粿就很少参与了。随着生活的改善,锅粿粿也少吃了。有一次,奶奶出镇上探我们,我陪她去趁墟,发现墟尾卖粉皮的店居然有锅粿粿。奶奶比我还高兴,她说:“赶快买点来吃,看看好不好吃。”我买了一袋,锅粿粿加了葱花、芝麻,也挺香的。自从那次以后,奶奶每次来镇上探我们,我都陪她去买锅粿粿吃。

毕业工作后,我有一次跟朋友去东岸胜记饭店吃饭,发现那里也有锅粿粿,跟小时候吃的不一样,好像是加了高粱一起打的米浆,锅粿粿上面撒了一层花生碎,更加好吃了。

那天回老家拜祭奶奶,我在六叔家门口发现了那台石磨,我仿佛看见奶奶正在拉着石磨,粉色的米浆缓缓地流着……

独爱藕花深处

■ 靳玲

初冬时节,天蓝得发亮,云白得透明,江南乡村依旧温暖。

漫步乡间,池塘四周芦苇直立着,苇叶黄中带绿,还是那种汪水的绿,一摸似乎能摸一手水。透过芦苇,荷叶仍然挺立,尽管茎有些泛黄,但绿依然高举着大旗,主导着叶,遍布叶的全身。两只鸭子并肩穿梭荷叶下,白色的羽毛,绿色的荷叶,浮云倒影,一幅色泽鲜明的水彩画。

春时一声雷响,春雨一场下,池塘睁开眼,草尖新绿,芦苇发芽,柳烟岸上氤氲,柳绿轻轻地荡。春江水暖鸭先知。几只鸭子亮开翅膀,扯着嗓子向天歌。池水静静地托着鸭儿,任由它们四处逛,留下二行涟漪悠扬。小荷尖尖角,蜻蜓立上头。如雨后春笋,小荷一支接一支地冒,先是小毛笔,再是小拳头,接着是小手掌,最后大手一挥,荷叶圆圆铺满池,一个挨一个,浩浩荡荡,从这头到那头,满池塘,嫩绿飘逸。

人间六月最芳菲,池塘六月最丰腴。雨“哗哗”唱一阵,水便满池塘,从这个池塘流向那个池塘,从那个池塘流向这个池塘,撒一路欢笑,钻入田垄,渗入禾苗体内。池塘一派乐融融。青蛙在荷叶上高歌,雨珠还未退尽,偶尔一粒珍珠落在青蛙背上,颤巍巍地不知如何是好。荷花开满池,粉一朵白一朵,粉白相间,仙子下凡,满池舞蹈。芦苇高大的身躯披着绿装,挺拔坚韧,昂头蓝天,笑傲白云。池边烟柳,浓荫下,孩子们的天地,欢声笑语飘向远方。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池塘里密密麻麻的荷叶两边分开,一会又合拢。男孩女孩露出笑脸,在嬉戏着,撩着水打闹。荷挡住了他们的笑声,挡住了他们的笑脸,只露一片开阔空间捕捉他们幸福的身影。不知是乱花迷眼还是人自迷,碧叶罗裙一色,怎会点缀点点粉嫩其中?难不成明天成为别人的新娘?我没有体验过荡船,没采过莲蓬。生活在江南水乡,却经常观莲赏莲,乐在其中。小船上冒出六七个绿脑袋,个个生机勃勃,顶着荷叶,把莲蓬扔到船上,一道道优美的弧线闪着光芒。

荷花肥美,荷香飘扬。

江南乡间多湖,多池,多塘。第一片柳叶飘然池面,莲藕在池塘淤泥下不安地涌动,莲叶舒口气,仿佛产妇娇羞羸弱的样子。我妈最爱藕,她说江南藕白生生的,一节一节,像极了胖娃娃的小胳膊,看着就喜爱!我妈目光落在藕节上,欣喜无比。我却似乎看见藕块在排骨里翻滚,藕香扑面而来,口水从嘴里渗出。

柳叶飘零,银叶飘零,纠缠着落进池塘,围着依旧泛绿的荷叶旋舞。江南乡村初冬暖如春,乡间池塘,香飘淡淡,藕花深处,依旧情趣盎然。

高州风物吟(对联)

■ 梁璋

题高州根子贡园 (一)	斤两见良心。	题高州大井中学江茂森堂
半亩荔花香百里;	题高州深镇仙人洞	大井甘泉滋百里;
一壶唐韵醉千年。	万缕岚风盈翠谷;	江公仁德泽千家。
(二)	四时仙气却红尘。	
千枝贡荔千秋梦;	题高州凤凰园之蝴蝶谷	贺高州曹江二中成立
一寸乡心一片天。	蝴蝶翻飞花雨韵;	诗词楹联教育基地
	杜鹃绽放凤凰园。	扬帆学海追新梦;
题高州分界杏花村		觅韵诗田逐雅章。
新政新村新气象;	题高州一牧书城	
好山好水好风光。	一牧书城藏万卷;	题高州四中爱心助学活动
	半章墨韵蕴千金。	爱心照亮书山路;
题高州彭村良心秤		善举染红雁塔塔。
分文知正直;		



石堆飞瀑。 ■ 黄诒高

钱排赏李

■ 黄永雄

立春来到,春回大地。信宜市钱排镇又迎来了一年之中最美丽的季节。

从水东驱车一百五十多公里,经过九曲十八弯有惊无险的盘山公路,终于来到了钱排镇。车门还未打开,同行已经发出了尖叫:快看,李花!李花!处于崇山峻岭之间的钱排好像刚下过一场大雪,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漫山遍野之间,李花迎春怒放。恣肆张扬,一簇簇、一团团,像浪花、像鹅毛、像棉絮、像轻纱,把大地装点得一片素洁,恍如白雪皑皑的原野,如诗如画,使人犹入仙境,又如同来到香雪世界之中。

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小山路拾级而上,一路上花香扑面而来,空气里弥漫着花香。一边赏花,一边拍照,不知不觉来到了半山腰,我被一棵挂上“今日花王”牌子的李子树吸引住了,这树形体庞大,似伞状,李花迎风怒放,花势旺盛。我走近花前仔细观察,李花有几片花瓣,洁白如玉,如鲜嫩的百合。中间是花蕊。由无数条细丝组成,每条细丝的顶端有浅黄色的花粉。那条最粗壮的听说是雄蕊,周围的是雌蕊。有的花全开了,好像一个个披着轻纱的纯洁少女;有的还是一支花骨朵儿,含情脉脉,含苞待放。我情不自禁凑近一闻,花香似甘露,沁人心脾,令人酥软。

有些花朵旁长着两三片刚探出小脑袋的嫩叶子,鲜翠欲滴,叶上面有滴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绿叶白花,相映成趣,各有其美。蜜蜂们也不甘寂寞,这个是属于它们表演的舞台,上下翻飞,翩翩起舞。正是这群辛勤可爱的小天使,不但传播了花粉,也使整个花林显得生机盎然。

我认为,春天的第一花应属李花,当其他花儿还在含苞待放时,她已经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唐代诗人贾至在《春思》里描写到“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桃花过于娇俏,玫瑰过于妩媚,牡丹过于华丽,我喜爱李花的清纯、洁净、清爽、素雅、超凡脱俗,毫不掩饰自己,她就像一位清纯如水有文化修养的山林少女,触动着我的灵魂,让人摒弃红尘里的烦嚣,世俗里的浊气,让人心灵荡涤洁净,一片清明。

关于李花,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宋朝诗人朱淑真的《李花》诗云:小小琼英舒嫩白,未饶深紫与轻红。无言路侧谁知味,惟有寻芳蝶与蜂。这诗描写了李花的冰清玉洁,展示了李花淡泊与高洁。做人就应该跟李花一样,朴素淡雅,清纯如水,不掩饰、不矫情、不造作虚伪,做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我对李花情有独钟的原因。

站在山顶上俯瞰,钱排镇处于群山怀抱中,青山碧水、花海云团,恍如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童话世界。“咔嚓”“咔嚓”声惊醒了我,一大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发烧友把美丽的风景线收入囊中。当地朋友介绍说,有雾的天气来赏花更是绝妙,素白的花海随风舞动,雾气弥漫时似花又似雾,又像是片片轻盈飘舞的白雪,让人飘飘若仙。

花之后便是果。每到李子的丰收季节,一簇簇、一串串紫红色的李子挂满了枝头,那情景更是醉人。届时,全国各地的客商便会纷至沓来,构成另外一种美丽的风景线。

李花李果,造福了勤劳智慧的钱排人民,给他们提供了一笔得天独厚的经济收入,也给我们这些旅游发烧友提供了美丽的风景线和品之不尽的精神食粮。

村之声

■ 刘康胜

周末回家小憩,你将体验一番期待已久的乡村生活。

春临大地时,乡村是宁静祥和的。静谧之夜,月色染湿了你的床沿。不如起行,静静聆听窗外的声音。初听时,也许你只听到茫茫的夜色,少刻将兴尽。请不要着急,不妨轻舒羽翼,让心房跃动的韵律迎合着山间田野的和弦。相信我,你会聆听到奇妙的世界。这时,蟋蟀唧唧,春蝉嚶嚶,这四处漫溢的天籁将沁你心脾,渗入你的魂魄。此刻,也许你会心潮澎湃。没关系,挂在树梢上的缺月会抚平你的思绪,为你洗染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染上的尘埃。

你抬头,望向更远处。草坡上、水田中、池塘里,四处洋溢着蛙鸣。此起彼伏的蛙鸣,时而如大弦嘈嘈,时而如小弦切切,它们与蟋蟀、蝉配合地拨着三重奏,将空荡的夜色填满,将春的消息带回人间。你贪婪地吸吮着窗外的夜色,心里也许泛起了淡淡的愁思。真奇怪,明明依偎在故乡的怀抱,却氤氲着乡愁;明明静谧是乡村之夜的主色调,却在心底吹响了清远的笛。这时,连短促的犬吠,都会让你感到心安。

因此,你会为此而感到骄傲,你的灵魂到过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地方。这里原本无主的清风明月、

虫唧蛙鸣,让你“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它们成了你忠实的伴侣,让你轻酌着生活的清欢。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诗美则美矣,可要把“卖杏花”换为“卖猪肉”,更能与乡村清晨的基调相映衬。“卖猪肉——卖猪肉——”这一声声吆喝,虽难登大雅之堂,却唤出浓浓的生活气息。浓睡不消残声,待你重掀房间的窗帘时,残月早已换曙光。一切都是刚睡醒的样子:刚从窝棚里摇出来的几只阉鸡唤着主人的米糠,守在门口的老狗朝着放肆的鸡吠了两声,孩童在嬉戏,老人在闲聊,清晨的雾气尚未完全消散。你披多了一件衣裳,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好像脱笼之鹤。你听见路上挑着粪水的农妇正和地上摘菜的老伯打招呼,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小鸟在树梢上卖弄着歌喉。微风阵阵,流水潺潺,溪边那健壮的黄牛正发情地“哞哞”叫,整座村庄如赧面少女般有生机。

傍晚,当外出打零工的老汉骑着破旧的摩托回到村口时,正悠闲散步的老母鸡“咕咕”地扭头给他让了道,等候多时的老狗赶忙欢快地追在车后。你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切正迎落晖退出了乡村这座舞台。

夜深人静时,你重新来到了缀着月光的窗前。